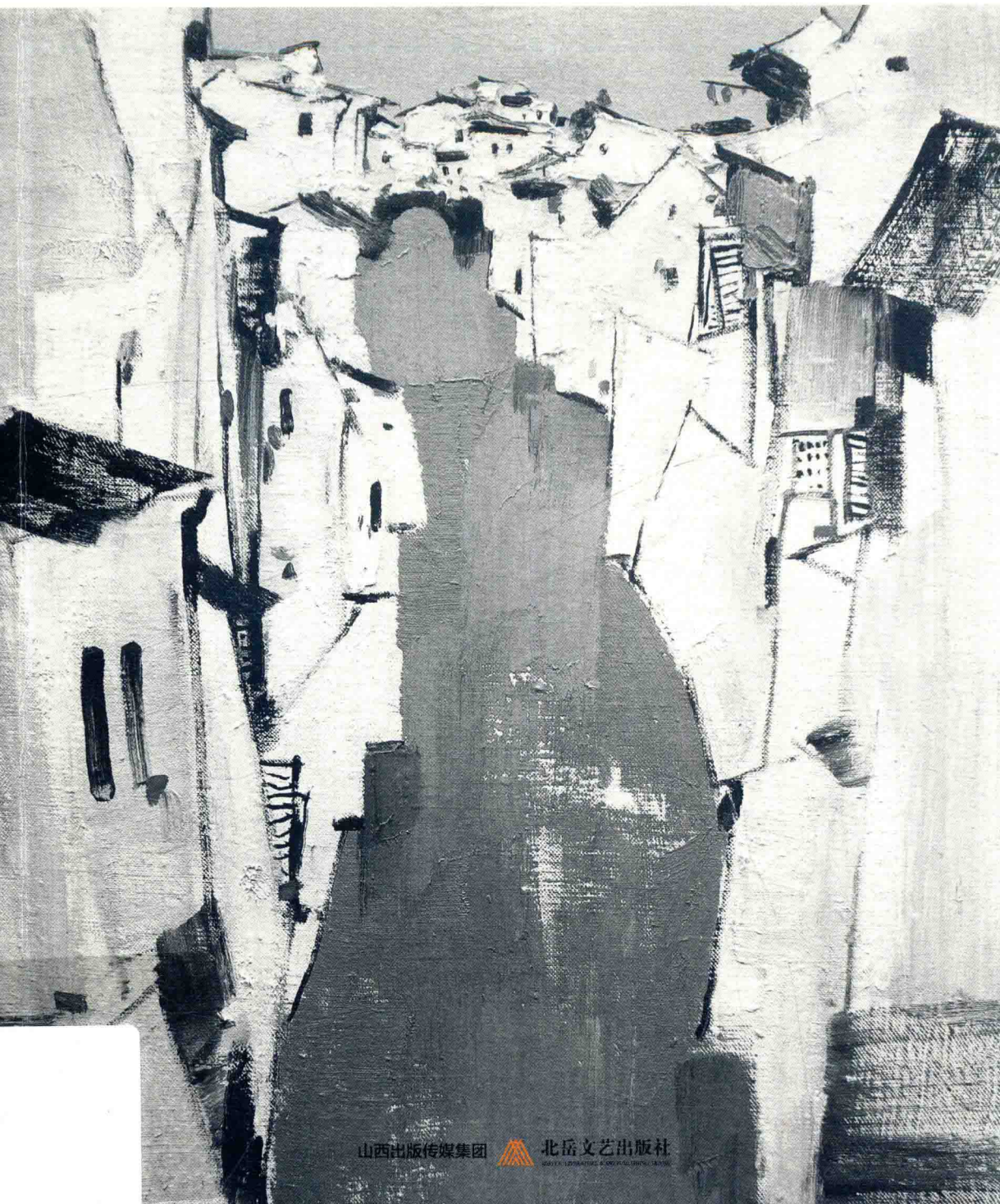


吴冠中研究

此岸·彼岸

贾方舟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贾方舟 著

此岸·彼岸

吴冠中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岸·彼岸:吴冠中研究/贾方舟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78-5320-0

I. ①此… II. ①贾… III. ①吴冠中(1919—2010)—绘画评论
IV. ①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2940号

书名:此岸·彼岸
——吴冠中研究

策 划:续小强
著 者:贾方舟

责任编辑:韩玉峰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1(编辑部)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7.75

彩 插 44页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320-0

定 价 49.80元

序：开拓者的命运

水天中

吴冠中去世已经七年，放眼望去，在中国美术界还没有另一个人的艺术活动引发如此强烈的赞叹、惊讶与愤慨。也正因为这样，围绕吴冠中的评论和回忆文字也层出不穷，各呈风采。似乎由于吴冠中本人的个性特色，不论是赞赏还是批驳，只要涉及吴冠中，文笔也都带有爱憎分明的感情色彩，新老八股往往退避三舍。在阅读那些文章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作者不同的立足点和相应的感情色彩，其中不少具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条件，当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但由于吴冠中人生历程、绘画风格、艺术观念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多样性，多方位，多角度，高视点的评述还不是很。贾方舟的《此岸·彼岸——吴冠中研究》集中了他多年来有关吴冠中的论文、笔记、回忆和对此主题的访谈对答，可以说是对这一期待的回应。

吴冠中是20世纪后期中国画坛无法忽略也无可代替的人物。像他那样保持和张扬自己个性的人，在他同代艺术家中十分罕见。如果我们对他和同时代的画家从思想、艺术观念和行事方式等方面做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多么显著的差异，就会惊奇在同一个时代怎么可能出现如此不同的美术家，也就会懂得吴冠中遭遇到反复讨伐是多么自然。

与一般观众的印象不同，吴冠中不是一个超脱、淡泊的艺术家。艺术史已经证明，仅仅从绘画作品推想作者的性格是片面的。在吴冠中内心深处，潜藏着执着、抗争和叛逆的种子。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叛逆性格的艺术家——1995年香港艺术馆举办20世纪中国绘画研讨会，同时举办“澄怀古道——黄宾虹”和“叛逆的师承——吴冠中”两个展览。吴冠中对此表示：“我很乐意加于我的这顶‘叛逆的师承’的帽子，倒认为是桂冠，因我确乎一向重视师承中的叛逆。”由此可想而知，在报纸上组织专版对他讨伐，并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吴冠中对连篇累牍的声讨的回答是：“我就这么想，这么说，也这么做！”最使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竟然出现了像吴冠中这样的艺术家，是在他身上重现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同时又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满怀热情的画家形象。

贾方舟与吴冠中的交往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1980年代吴冠中在美术界引起人们注意，一直到吴冠中进入暮年，离开这个世界，他一直不曾中断与吴冠中的交往。当然，国内外美术家和美术界工作人士与吴冠中时相过从者大有人在，其中他的一些同事、学生与他接触相当频繁。但贾方舟与他们不同的是自始至终从艺术观念与创作评价角度观察和思考吴冠中。另一方面，贾方舟本人既是美术批评家，又是画家；既是现代艺术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在美术史领域耕作多年的学人。这样，他对吴冠中的认识和评价就可以做到全面地理解而不囿于某种艺术窠臼，真诚地评价而不失于为尊者讳。在回望吴冠中丰富多彩的创作成就时，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吴冠中创造的这些作品是有一定局限的，我们不可能在他的艺术中追溯到更深层、更博大、更具有大灵魂的东西”。

一般熟悉吴冠中作品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艺术明朗、轻快的一面，实际上吴冠中的性格气质并不明朗轻快。晚年的吴冠中在不眠的漫漫长夜里，内心常常翻腾着思想的波澜：“在乌黑无边的夜空中，李煜所见之月，如钩，尖锐的钩，勾人心魂。”“忘却吧！然而不容易，无论悲痛与欣喜……”在他的绘画与文字作品中，可以找出许多无眠之夜的无端思绪。他曾表示：“我

的心里似乎从未出现过没有涟漪的死一样的水面……从来无抑郁情绪者谅来不多，抑郁时，想爆炸……”这一类不为人所熟知的性情似乎被掩盖在人们熟知的那些作品之下，而贾方舟却抓住了这些：“他一开始是要表现苦难的……他回到中国就是要画出中国老百姓的苦。”他并且更进一步地指出“他并不是不想表现人类的苦难，是不能表现……吴冠中是一个扭曲的灵魂”！

认识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像眺望一座大山。当我们身在山中时，往往难识此山真面目，而离它越远，就越会显现它的整体轮廓和它在群山之间的地位。吴冠中是一个企图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保留自己纯真个性的中国文人，他的绘画作品和他的艺术观念，是他的艺术理想与20世纪后期中国文化环境既冲突又亲和的产物，是画家以个性化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画坛正面和负面各种挑战的回应。正是从这个角度观察，本书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吴冠中一生都是在是是非非中度过。但这也正是作为一个开拓者必然要经历的命运。谁都可以不负责任地诋毁他，但历史不会。”

自序

将多年来陆续写的有关吴冠中的文字编成一本文集出版，已是十年前就有的一个愿望，但因各种原因就一直拖到现在。其间也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准备，并请罗一女士代为编辑，但因找不到合适的出版机构，也就一拖再拖。现经刘淳先生努力推荐，北岳文艺出版社终于决定出版，却因各种杂事又被我拖了两年。

大约2008年，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吴冠中，想让他题写书名《此岸·彼岸——吴冠中研究》，没想到他给我的居然是一个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稿！先生意味深长地把“此岸”设计为封面，把“彼岸”设计为封底，我看了大为感动。只是先生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深感遗憾。

早在上大学时，从书店买回一幅印刷还算不错的单页水彩画，贴在寝室的墙上当范画欣赏。画的是一排在河边洗衣的妇女，作者吴冠中，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但与吴冠中先生的缘分还是起于读他的文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吴冠中连续发表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文章，大有振聋发聩、茅塞顿开之感。但他的观点却引来一片反对的声浪，批评之激烈难以想象。于是，愤愤不平的我决定“参战”，于1982年5月号《美术》发表了《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关于形式的对话》，以此来回应和声援孤军奋战的吴冠中先生。并且萌生了要把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厘清的愿望，于是一鼓作气连

续又写了三篇关于讨论形式问题的文章。现在想来，一个画画的不安分守己地画画，却改道闯入理论批评的领域，不能不说，心仪吴冠中先生是一个前因。

1982年6月，经一位《美术》编辑介绍，我到前海后沿吴冠中住所拜访了他。健谈的吴冠中先生没有把我当外人，据我当天日记记载，一共谈了12个问题，当然中心还是关于形式问题的方方面面。认识吴冠中以后，便不断有信件往来，我有信，他必回。每出一个集子都要寄一本给我：《东寻西找集》《天南地北》《风筝不断线》《谁家粉本》《望尽天涯路》等等。我有文章发表，也寄他请教，他也总会回信鼓励。1984年，我的第二篇关于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美术》发出后立即寄给他看，他也立即回信：“信及稿均细读，你立足于艺术实践的真实基础来探讨理论问题，这工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艺术规律的探索同科学发明一样困难，一样有价值，没有探索与创造，文化是不会前进的。道理很简单，但往往有许许多多文化人在阻碍文化前进，鲁迅碰见的正人君子 and 遗老遗少是不会绝代的。”接着说又有集子要出版寄上：“我的这些杂文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理论，抛砖引玉，希望你们身上，你们应为中国的美术理论工作做出真正的贡献，粉身碎骨！”这最后四个字如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不努力如何对得起这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前辈的期望！

本书收入我三十年来断断续续写过的与吴冠中有关的文字。大致分为：传记、评述、策展、理论探讨、访谈、艺术交往和作品赏析几个部分。1994年，台湾出版一套《巨匠与中国名画》的类似画册的丛书，约我写丛书之一的《吴冠中》，本集开篇的“传记”——《身家性命画图中》以及文中的“作品赏析”均选自此书。“评述”部分选了三篇文字，《吴冠中的艺术观》写于80年代末，为《文艺研究》约稿；《吴冠中油画的分期与艺术成就》为《吴冠中全集》第三卷的序言；另一篇《从语言的建构看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根据在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的讲座稿整理而成。“策展”部分收入了我先后为吴冠中策划的三个展览——“此岸·彼岸：吴冠中艺术50

年经典回顾”“走进798：吴冠中2007新作展”以及“风筝不断线：缅怀大师吴冠中邀请展”的序言。“理论探讨”部分收入我80年代初先后写的关于形式问题四篇文章，外加一篇后来写的回顾性文字，另一篇是关于讨论“笔墨等于零”的文章。“访谈”部分收了有关吴冠中的五篇访谈或对谈的文字。“艺术交往”部分选收了我缅怀先生的一篇回顾性文字以及吴冠中信件摘录。“附录”部分是《吴冠中艺术年表》，根据一份已出版的年表略做增删。

书名《此岸·彼岸——吴冠中研究》，沿用了2003年我在新加坡策划的一个展览：“此岸·彼岸——吴冠中艺术50年经典回顾”。当时我在展览序言中对这个主题做了这样的阐释：

一、它是对吴冠中艺术人生所做的概括。

“岸”相对于“水”，岸与水互为对方而存在。无“水”的陆地不成其为“岸”，而有水则必定有岸。

吴冠中生在水乡。所谓水乡，就是在河道纵横的岸边建房筑屋后形成的村落。吴冠中的家门前就横着一条小河，他就生在小河的“此岸”，从“此岸”望着“彼岸”，一步步长大，一步步走向“彼岸”，走向人生的理想……

吴冠中是靠写生起家，因此他把自己的艺术人生戏称为“江湖生涯”。一个“走江湖的”，无非是从江岸湖岸的这边走向那边，又从那边走向另一个那边，离去，归来，归来，又离去，一生劳碌，一生奔波，一生求索，从此岸到彼岸……

吴冠中的艺术人生正是从此岸到彼岸，东行西走，探古寻今，上求下索，一生处在“归去来兮”的途中，往返于诸多的“此岸”与“彼岸”之间。“彼此”复“彼此”，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二、它是对吴冠中艺术历程所做的概括。

吴冠中的艺术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又回到东方）、从油画到水墨、从具象到抽象，也即从已知的此岸到未知的彼岸……

吴冠中的艺术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对他而言，“彼岸世界”永远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令人梦牵魂绕的世界。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现象”而难以达到“本体”。要超出“现象”而认识那个“自在之物”——“本体”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知识的彼岸性”。因此他认为“此岸”的“现象”和“彼岸”的“本体”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出生于水乡的吴冠中来看，从来就没有无水的“沟”，既有水，彼岸就是可以抵达的。未知不等于不可知。彼岸世界是一个难以抵达但却可以抵达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个信念，吴冠中才不断地“走向彼岸”，走向未知，甘愿做一个“永无终结”“永远在行走中过客”。

三、它是对吴冠中作品的诞生与归宿所做的一个隐喻性描述。

吴冠中是一个深深地眷恋国土的艺术家。50年代初，他决心从法国回到中国，在祖国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整整半个世纪，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但是，他的艺术在自己的国家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至今还腹背受敌，毁誉参半。这不能不叫已入耄耋之年的吴冠中心中黯然。然而，生发在“此岸”的艺术，却在“彼岸”得到了回响。在“大英”彼岸，在法兰西彼岸，在东南亚彼岸得到超乎寻常的认可和首肯。“琴声”在此岸，“知音”却在彼岸。

作为书名，“此岸·彼岸”如今又衍生出第四个意涵，这是最初确定它的时候不曾想到的：现在的吴冠中，不必再年年走江湖，他已永久地定居在彼岸世界。按照佛家的说法，有生有死的境界为“此岸”；超脱生死进入涅槃境界为“彼岸”。吴冠中虽然不在佛门，但他对生前身后事，都一一做了妥当安排。进入耄耋之年的他，有一天曾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老虎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想知道。我豁然明白：他已超脱生死，视死如归。只是很想有一个像样的“归法”，如老虎一样，“归”得有尊严些。

吴冠中在自传《我负丹青》的前言中开宗明义：“身后是非谁管得，其

实，生前的是非也管不得。”但他坚信，“生命之史都只有真实的一份，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于是，该做的他都做了，他的作品凡他看中的都分别赠送给博物馆，很少一点留给了子女。他放心地走了，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艺术事业竭尽了他最后的心力。他一生勤勤恳恳，却在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中度过。现在的他，再不需要“横站”，再不会感受“腹背受敌”之痛了。他给予这个世界很多，却从没有索取过什么。直到晚年，他都过着一个北京的普通平民过的生活。他从没有物质欲望，也没有艺术之外的嗜好；他从不曾想到过放松地玩玩，甚至连春节也不过；在生活上也从没有奢华过、挥霍过、排场过。清平乐道的他就这样干干净净地走了，朝着晚照的夕阳，朝着山外有山的彼岸世界。就这样，一个伟岸而瘦小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望不尽的天涯路上……

他曾为这本书设计了封面和封底，一定想看看印出来的样子吧？或许这本书并不如他所愿，但愿它的出版不会打扰到他。

2017年1月23日于三亚湾年轮小区



目录

序：开拓者的命运	水天中 / 001
自序	001

辑一 传记

身家性命画图中 /003

辑二 评述

吴冠中的艺术观 /035

吴冠中油画的分期与艺术成就 /052

从语言的建构看吴冠中的艺术成就 /063

辑三 策展

新加坡：此岸·彼岸

——“吴冠中艺术50年经典回顾展”后记 /075

北京：真情故我 血性安在

——“走进798：吴冠中2007新作展”序言 /083

北京：风筝不断线

——“缅怀大师吴冠中邀请展”序言 /088

辑四 理论探讨

新时期的形式启蒙

——回顾80年代初吴冠中引发的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 /093

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

——关于形式的对话（一） /102

试谈内容与形式的同一

——关于形式的对话（二） / 109

内容决定形式？

——关于形式问题的再思考 / 117

笔墨探源

——关于一场“笔墨官司”的思考 / 141

辑五 访谈

望不尽的天涯路

——吴冠中·贾方舟“十日谈”之一 / 149

吴冠中关于艺术体制问题的谏言

——我看吴冠中的《“奖”与“养”》访谈 / 169

大师是引领和创造时代审美趣味的人

——“风筝不断线——缅怀大师吴冠中邀请展”访谈 / 172

旧话重提：吴冠中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关于吴冠中形式理论的对谈（一） / 176

是非得失吴冠中

——关于吴冠中艺术的对谈（二） / 196

辑六 艺术交往

我与吴冠中的艺术交往 / 221

吴冠中信件摘录 / 227

附录一：吴冠中艺术年表 / 247

附录二：吴冠中作品赏析 / 269

辑一
传记

身家性命画图中

第一流的艺术家在自身之外，一定有一些他必须臣服的东西，一种他必须交付的贡献自己的虔诚，以便赢得他的独特地位。

——TS·艾略特

1919年，吴冠中出身在宜兴一个清贫的农村家庭。后来虽然成为画家，却从没有抛掉农民的辛勤本色。他的外表也同样保留着这种本色：脸庞黝黑，皱纹满面，身影瘦削，全然是个劳动者的模样。吴冠中常戏称自己是“苦行僧”“手艺人”，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全不在乎衣衫整洁及外表的优雅与否。他画起画来，常常是整天不吃不喝，极度的专注投入。他外出写生可以几个月一身衣服穿到底，每每遭人误解。他曾经给自己“画”过一幅自画像：“山高水深人瘦，饮食无度学走兽”，生动地勾勒出一个终年奔波于天南地北的艺术献身者的形象。

确实，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吴冠中，作为一个画家，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对艺术的狂热与虔诚。正是靠着这种狂热与虔诚，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大师的艺术人生。